敬事草

敬事草序

敬事草者吾師沈文恭公疏草也勤勤懇懇洵有陸宣公風當使千百世下讀而想見其人夫

國朝賢相不止文恭然其所爲
極難無出文恭上文恭秉鈞
當
國十有餘載政府無第二人時
九列大臣及臺省言責之司

亦僅數人而諸司如之

神祖神聖卓越百代深宮端拱

百官不得瞻望而萬機獨裁

章疏停閣十而七八故九列

臺省與諸司責秉鈞者之回

天何啻十目十手當是時
國家急務內而
儲宮未建外而採權中使騷
動四方言者皆得罪紀方游
公之門毎見公悄悄憂心形

諸胥曉而時時以婉表微語
匡正於人所不知之間公意
以爲明諍之而萬一鄖報可
不忍以美歸已以過歸
君辛丑秋公客請建　儲及罷

鑛稅中使益力竟得
旨册　儲宮併封諸王朝野方
知公力而中使之罷
上尋悔欲收成
命公曰

陛下渙此汗如久旱甘雨海內
望匪一日臣奉
詔業已沛然發不復可追於是
悉罷去中使之開採征榷者
天下晏然公之相業一斑此

其尤大章明較著者使人心
公道不泯當謂公何如人迨
公乞骸骨歸世局遂一變而
浙運獨厄又公之先為蘭谿
公之後為山陰一時執政皆

浙相故天下公道從此滅絕
而公煩蔚之支羣起而與他
人之疵瘢並目則公之爲公
不極難乎君子小人相攻於
漢小人相攻於唐君子相攻

於宋而禍流宗社況以小人攻君子而止眩是非于相臣此公之所咲而甘焉者也紀聞之考大臣者以大政公大政若此今者事久論定豈非

陳善責難務引當道古之所
謂大臣與況亟載在疏草者
其言纍纍其事種種其勲勞
燦燦在人目耶章奏莫多於
六曹六曹章奏唯詞臣得而

編纂之以備正史近代奏疏
情愷切而辭可悅譯者無如
臨朐馮大宗伯公馮公詞臣
也顧其職掌唯言春官宗伯
事至於坐而論道諤諤侃侃

齒大綱而該萬目高議足以
回聰格心耻論足以障瀾轉
石倚仰我
明唯公一人而已矣草名敬事
公之心不可想見乎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
詹事府事管理清黃事務
經筵日講官兼纂 實錄副總
裁門生張邦紀頓首拜譔

敬事草敘

國家置閣臣不置相故權不得同相而其上弼主德下調人治使陰陽以和中外以理九夷八蠻賓服無大患害則有

相之任故
朝廷生殺予奪之權閣臣不顯
操而賢者得君以行其公遂
能佐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
肖者得君以行其私亦能竊

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閣臣
不必有權而有其任蓋
神皇帝之任先生曰君勞於上臣
任於下樞機政本最爲詳悉
先生之自任以啻

神皇帝曰仰贊聖德俯儀百寮寄

國安危爲時輕重漢臣不二云

乎君居其位不知其任先生

誠知而任之矣先生居閣十

有二年獨任者八年閣體重

原缺

他途者合力相㧑久之同途之人不盡得於爵名遂亦外嚮而以情告即當途極力撐拒而勢不能以

朝廷之爵名盡予所私即力能

盡予而同途之人衆力又不能盡出所同願之爵名故終人畨囊而不能久是惟秉豪傑之槩用其一至即人有分途尚能就一途而爲

朝廷分畝念合調燮使重譯嚮化而其所托重四嚮之吏咸能如所指揮而成予讀敬事草以合予所見之門墻畧得其半而其所黙運懇調以

神皇帝之神化執歸道化拘從法

蓋什得其五六其籌在帷幄

而千萬里之外若指掌大如

鮮如播如淮徐如虜如

宗藩凡承顧問與計算用一人

發一畧罔不適宜而可必成否必敗其密而重如調䕶如冊立如典禮十數年不決千萬人不移而卒定於先生之言下臣所爲仰

神皇帝謨烈高千古而輔臣之德
業蓋相任也即分途而韓范
之爭何論焉先生諳練典法
畢邊徼利害將吏勇怯饋運
難易道里迂直靡不通知故

其言如秦越人解纏痾不搖

撓于共呻而手辦禁方嘗議

司農疏切直有失處置尚踈

以故遇可言即并言其方而

言不露即

上從其言若

上所自出陰奉

上以道德仁義而巳不與其功

上亦心知用先生之言而以不露

成獨運之神當其時有一言

而輒從有再三言而從有再三言不從而終從先生之入告曰情之至迫者臣不忍不言又曰古之愛君者必於無人之所又曰天下盡言也而

未能深言乎嚮所聞恚先生
不爲一言者今悉其言懇且
懇洎讀守成三論殆深言乎
至遣使一章固從來憂國誠
臣所未易讀其語即平交動

色而況御陳萬乘之尊若曹即環列左右既無器忌復無齒嫌予蓋曰此先生之膽之識亦曰此先生之任也嗟乎天下之政至政府而定閣臣

造膝披心而以言進又至言
未必盡得即其言得而天下
未必盡信則先生之爲閣臣
若矣予因嘆先生後之先生
之膳識遂之先生之任上諉

之曰虞擅下詔之曰虞侵葢
有犯漢臣之誠居位而不知
任者何不一讀先生書也季
子刻先生書明先生予特以
季子意敘先生書明天下季

予以使至東語予以敘歸來
兒鑰遂得接季子交戟下迺
爲敘復季子
崇禎歲次丁丑仲秋之吉
高陽門人孫承宗頓首

拜撰

[illegible]草卷一目錄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敬事草卷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為母乞祭疏

日講官翰林院編修今丁憂臣沈一貫謹奏為

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臣係浙江

寧波府鄞縣人由隆慶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檢討陞今職萬曆三年十月內欽蒙

聖恩補日講官竊念臣一介草茅學術迂淺備

員詞林無所報稱誤蒙　皇上不次簡用俾待

講讀甫及三月而賞賚駢蕃不可勝舉正臣竭
力圖報之秋也不意臣母封孺人洪氏在家病
故例當拜違 闕廷回籍守制虛叨 恩厚悲
戀慚憤詎宜更有希冀但臣私念母氏生育之
恩昊天罔極一旦永訣追補無由查得 講筵
恩例舊從優渥而臣偶玷一時之任使實乃曠
世之奇遘既已有例可援安敢緘忍不請查得
原任講官范應期母陸氏病故蒙 賜祭一壇
臣與應期事體相同如蒙 勑下禮部查照前

例量給卹典則臣厚徼恩眞出于常情萬不意

之外而臣之感激思報亦與世世子孫共捐糜

也臣不勝迫切懇祈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伏候 勑旨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覆奉

聖旨沈一貫係日講官准賜祭一壇

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

翰林院題為議從祀以崇聖道以勸来學事六月二十四日據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開河南道監察御史詹事講題請將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廟該本部覆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從公品隲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於七月初八日據祠祭清吏司手本該雲南道監察御史黄師顏户科左給事中田大年等先後題請

將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諭德吳與弼修
撰羅倫僉事黃仲昭布衣胡居仁陳真晟王良
等併議從祀該本部覆奉 聖旨備行到臣臣
惟從祀之典所以徵聖朝之表章昭學者之嚮
往為事甚鉅而臣學術淺陋聞見寡眇何以應
明旨然竊嘗誦其詩讀其書粗得其人之似敢
試陳之夫守仁之學以致良知為宗謂心之本
體即天理天理之昭明靈覺即良知惟戒慎恐
懼而不使昏昧放逸則天理常存本體不虧和

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中禮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惟致良知三字尤簡易可下手此其略也獻章之學以無欲為宗又曰見大曰大曰自得謂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有所滯安能為造化主必令此心無物乃運用得轉舍繁求約致虛主靜久之心體自露而以之體物理稽聖訓各有頭緒此其畧也臣按二臣皆當世大儒而所學自異然大抵以靜為主獻章開其先不如守仁之精

守仁起其後多發前賢所未發自國家紹明宋學諸儒勃興而求其造詣精深踐修明恪如二臣者何可多得躋祀孔廟輿論所歸無間然矣顧有宋之學程朱為之宗獻章雖不盡為朱而未嘗自異于朱乃守仁則直異于朱矣似不可無一言以袪學者之疑蓋聖門之學要在誠意而藉格致以啟其端為誠意而格致者聖學也不為誠意而格致者俗學也即為誠意而不由于格致雖非俗學要非聖學之精者也昔程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於敬者是知格致所以誠意亦必誠意而可以言格致所謂格致者不出于窮理之一言此程子意也朱子祖其説謂必窮天下之理以致吾心之知故其為學則主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内外合養本末兼致君子以為集諸儒之大成信不誣矣第其傳流既久漸失本初或以硜執為居敬或以龎

祖為踐履或以訓詁為窮理甚則困於呫嗶以為記誦說釋之資所求乎外者勝而所以養其內者微則學者之失而非朱子之學本如是也乃陳氏出稍異矣獨信其養靜致虛之學然猶未遠王氏出而增異矣直持致良知之說以出於簡易之途謂聖學在於誠意而所謂致知者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知所謂格物者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之不正以歸於正朱子窮理之說近於義

外不可用顧朱子實非義外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理同出於天命而散見於倫物事事物物孰非此心此理之呈露求事事物物之理孰非所以明此心之理而惡謂之外也故程子謂觀物察己不必見物而反求諸己物我一理纔明彼既曉此而朱子亦曰吾之學非不求之内而求之外蓋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

養無內外精粗之擇也必以為淺近而欲藏形匿影別為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使學者莽然措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則佛氏之詖淫邪遁耳是言也所以預為後世憂者深矣哉所謂窮理非窮汎濫無用之理也亦窮身心之理而已所謂先知後行非盡知之而後行之也方格物亦方誠意方誠意亦方格物而已今痛俗學之敝而必謂理在於心不在事物知行合一初無後先不幾矯之太過乎蓋程子之門已有樂持

敬之要而厭觀理之繁者矣朱子辨甚力然則易簡之說豈待今日而始有哉故今之儒若羅欽順王廷相黃佐陳建諸人咸立一家言譏王未徹心性之旨詆以為禪然王自謂非禪禪之虛無無用而良知之虛無即太虛之虛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皆太虛之發用故非禪也顧王非禪而學者不能不疑于禪於是乎有玩景相矣精䰟者矣不可謂內聖之體於是乎有信心獨往不顧天下之是非者矣不可謂外王之用

蓋素無窮理之功以至于此識者謂陳王復起當必易術而語諒哉夫學者患不為聖人為聖人不必出易簡之途以為便而厭窮理之勞窮理何妨於為聖哉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即狂如曾點而不知所裁見大如漆雕開而患於未信若道可以頓入聖人何僾而不為學者言惟道不可以頓入而序不可以不循則胡可因己之厭勞而并疑前人設教之為非也然王之所以可祀何也格致異而誠正同也所謂致良

知者蓋持孟氏擴充良心之義陸氏先立乎大之旨指切人心妙應之機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地意既易感悟而加以機員語提善于作人發揮誠正之要殆無遺蘊真可以愧俗學而歸聖途為人光明直截所向無前必行所學以致于事功之間一無底閡使儒者釋迂濶之譏可謂聖林之儁豪吾黨之賢達無論近世所難前古亦罕其儗矣故可祀也愚衷過計直恐學者不察朱子之學又不察王氏所以牴牾朱子之

心而拘於見聞謂朝廷且[illegible]尚王氏輕鄙程朱之說妄指窮理之事既失于朱又失於王為孔門岐路　祖宗表章朱學以為制科之意亦從此晦不敢不為之慮竊見祭酒張位議祀二臣而併請祀胡居仁洗馬陳于陛議祀二臣而併請祀居仁及蔡清蓋居仁清皆遠宗程朱平正通達居仁雖無著述而履繩蹈矩不減薛瑄清持躬約已動準古人所著書盡發朱子未發之旨為學者指南取此濟彼如參苓佐五石之義

亦猶臣之意也臣何人斯敢為大儒折衷竊意學之道宜以程朱為正而又惜陳王一代鴻儒不宜泯泯伏願　勑下禮部再加斟酌以王守仁陳獻章及胡居仁蔡清一併從祀明詔天下無以二臣廢朱學則聖朝之所以尊禮儒先與學者之所以講明道術並行而不悖矣其陳真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王艮雖皆聖世儒先然念宋儒如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從彥李侗胡宏之倫視今之儒猶當過之而未

能盡知之已難矣知而以言暢之又難以人重
之則又難臣愚寡昧無識不足以中肯綮而慁
當世惟不敢枉其所知故直抒心胸以備採擇
奉
聖旨禮部便看了来說

乞假省親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聖慈俯容辭任給假省
親事臣聞古有格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臣不
肖謬蒙任使拔置講幄復預銓次開陳之道罔
聞程衡之功又闕頃茲大計分甘黜幽而過蒙
貸留以責後效臣雖至愚豈不感激顧寸忠未
效而天倫已虧身蹈不可贖之罪亦無用此不
肖臣矣輒敢披瀝血誠于丹陛之前臣少多疾
病撫養景艱家本貧賤拮据就學曾未幾何而

臣母先逝號天擗地不可復見自萬曆六年臣
奉欽召再補講官至今則臣違臣父膝下已歷
十年而臣父八十有五風燭之期既不可測陰
陽之患亦復時有日夜馳思瞻望莫及雖魂夢
之間亦抱頭捧手哽咽而不已也去年臣欲請
告緣京察在邇義當待罪今計事已畢偶蒙見
容臣之前心若坐針氊無論臣之思父臣父思
臣尤甚于臣數月之間四遣家人来促頃又遣
親姪来切絜之言不足為　皇上陳說大抵老

年情景思得聚首一語以慰餘日耳京官見例六年歸省而臣到京十年於例已過臣父八十五歲喜懼交并之意莫有甚於臣者臣不及養毋思及養父如户部左侍郎王之垣禮科都給事中王三餘皆蒙恩歸省則又臣可以陳情之日臣又查得見行事例凡給假省親者皆作缺間有一二不作缺令依限前来供職以私請而廢公事大非臣子所安況臣職專講讀兼佐銓務皆不可一日懸缺者伏望　俯鑒臣悃容臣

辭鮮前職給假歸省少寬鰥曠之誅臣父聞臣
歸必頂戴 聖恩歡忭踴躍蒸爲和氣以續餘
齡自今多一年皆 皇上所賜之年而臣鄉里
及經過之處又因知 聖朝崇孝惇倫不忍絶
人父子之意亦厚風俗隆治化之一事非特遂
臣之私而已也無任結軫跼蹐瞻睇待命之至
奏
聖旨沈一貫日侍講讀效勞年久准給假省親馳
驛去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還依限前來

供職吏部知道

辭免起官教庶吉士疏

奏為苦情難割劇病難痊懇乞 聖慈容辭新
命以畢子道以延餘生事八月十六日臣接邸
報該內閣為作養人才事推臣教習庶吉士馳
驛前來供職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臣聞 命
惕驚不知所以糞土餘息何嘗記存斯蓋閣臣
謂臣尚備詞林之數而過舉之 皇上嘗見臣
供事講讀而過聽之也狗馬無知亦能戀主臣
猶人也能無涕零但臣父衰年日索而臣亦病

患日增有不能發跬步者敢披控于丹陛之前臣自萬曆十五年給假省親因感濕熱蘊蒸勳噎之疾於是從前舊病一時盡發又因奉命赴京與臣父別悲慘萬狀病益加深所以屢疏陳情請假調理伏蒙 聖恩允臣回籍如涸魚之始得水也稍有生氣焉令父子相守者纔一歲所而此一歲中半在牀第可強而任洗沐攝衣冠者不能數日今六月間臣父病脾不食秋來滯下彌劇諸醫視藥無可入劑蓋臣父今年八

十七矣攻其標則元氣益虧治其本則見症難去難得兩無所傷而穩收其效者用之臣心益憂臣體益憊因患寒熱嘔瀉瘧痢等症方寸既亂諸疾屢更腑臟皆虧群醫袖手一溢米一勺水盡成仇敵第疑無醫不庸無方不假祇有望空默禱以祈天幸而已臣父子正危計無所出而召命俄至彌益倉皇臣竊思之臣出身而事主謂有身耳今臣之身不可强如此臣移孝而為忠謂有孝耳今臣之事親不盡分又如此若

不自諒而遠親事君恐臣父感念生離卒增他
變臣亦晨思夕戀竟無痊期則父子皆斃之道
也即偶不死而一行絕裾不孝之罪上通天地
亦何面目于人間而為諸俊髦師豈不辱明時
污玉堂乎伏望 皇上哀憐臣心別選賢才以
充教習臣獲免任使之日即臣父子更生之日
亦臣可以為人臣為人子之日延結德音若枯
望雨孝治之朝必蒙 矜允臨疏哀泣不知所
云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六日通政司進初八日奉

聖旨沈一貫學行素優簡命教習着遵旨上緊前
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乞父祭葬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䘏典以廣孝治事臣猥以庸愚謬叨任使侍講幃者二十餘載又蒙　皇上念臣父子情深許假省親憐臣狗馬病甚准就調理因得遂菽水之歡修藥餌之事秋毫皆　皇上賜也今年十月十六日不幸臣父封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沈仁佶病故臣竊自揆無萬一分補于明時而前後恩數至優至渥豈敢復

有陳乞顧復維念國家所以體恤臣下之父母
者載在令甲蓋教天下以孝而人臣不嫌于自
請者也會典一款凡兩京三品文官父母曾受
本等封者照例祭葬又一款凡文官以侍從等
項應沾䘏典者臨時禮部具由取自上裁又一
款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賜葬者若妻先故已
封照例祭葬臣于萬曆四年以編修丁母憂因
預講筵蒙特賜臣母祭一壇今臣父已封三品
臣母洪氏贈淑人似于前例允合及查萬曆十

八年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位乞母祭葬欽奉准給并賜伊父同祭葬臣比張位事體亦同輙敢披瀝血誠援比上請倘蒙皇上俯准臣奏勑下禮部覆賜臣父沈仁佶祭葬并賜臣母贈淑人洪氏並祭合葬庶九幽枯骨猶被日月之光而萬死遺孤尚圖環草之報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禮部覆奉

聖旨准照例並祭仍給全葬二十五日工部覆給銀三百兩自行造葬奉

聖旨是

辭起南京禮部尚書疏

奏為病厄餘生誤叨新命懇乞天慈俯容辭
免以安愚分事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接吏部咨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聖旨沈一
貫起南京禮部尚書欽此寵命及門鄉閭動色
而臣心自省若臨淵氷驚悸交仍莫知攸處伏
念臣一介草茅粗通章句幸際聖明之世叨
居侍從之班洊歷清華至忝銓政請省親則許
請養病則許比為父請祭葬則又許皇上之

恩充于天地而臣之報詘于秋毫有慚幽獨有媿神明而不能釋也豈謂甫及禫除輙蒙清記亟俞在廷之請有此不次之擢臣非木石豈不知榮獨念臣學術迂疎行能中下於講筵無啟沃之效於部事無贊襄之功向所以屢疏陳情而退就親闈者不獨終烏鳥之私亦逃尸曠之罰也加以賦質綿薄多病侵尋居常優游尚不自支至于幽憂以来精耗神索所存者皮骨耳而以此居官任職不度德不量力顛仆可待矣

我國家稽古建官六卿為之長名位甚峻而兩
京並設雖有劇易之異係于瞻望則同在宗伯
典司三禮叶和神人必文學優長夙夜寅清者
方稱必颺歷多年老成諳練者方稱如臣才識
於在廷既無能役而前為侍郎適禮吏二部歷
俸二十九月未滿三載一旦踰躐臣心知不可
雖欲冒昧人其謂何伏望亟收成命容臣以原
職在籍養病歲時率父老呼嵩祝壽勸輸奉公
受賜實多感恩實多無餘望矣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通

政司上十四日奏

聖旨卿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改禮部尚書兼學士總裁國史疏

奏為恩重難勝分踰宜止瀝懇　聖明俯容辭免新命事臣在籍服闋蒙起南京禮部尚書上疏懇辭因途遠未及到京隨蒙　聖恩改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國史副總裁臣前疏上聞奉

聖旨卿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到臣臣不勝惶恐不勝戰慄伏念臣學淺行涼

無所比數自知甚審而過蒙 聖獎益增跼蹐先奉典禮陪京之命已甚踰濫又何敢濫新命辱朝廷哉世必有踰恒之人而後堪踰恒之任北斗之司宗伯之任無以正史大事爵之裁定萬世將徵信焉非才學識三長烏稱其選苟忘其拙而妄引為任已之不亮何望其論著評隲之審乎臣本庸迂初無實學徒以筆札剽獵濫竽詞林雖嘗預修兩朝實錄副裁大明會典或分任一曹或受成前輩即有謬誤而討潤有人

為職猶易為責猶薄且臣此時意力猶勇用勤
補拙所謂跬步不休跛鱉可遠者也今力因歲
索學以年衰舊聞尚荒新知彌寡縱令優游閒
局時陪議論之末猶懼不勝而以正史見畀不
勝明甚伏望 皇上諒臣愚誠非假妝囬成命
容臣仍養病原籍則臣免鰥曠之誅而國家亦
無誤用之失瞽當夏秋輸公以供軍國之費歲
時讀法以為閭里之倡臣之分也不敢諉也萬曆
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通政司上初三日奉

聖旨卿以碩望新膺簡命政本重地方資贊襄宜
上緊前來副朕諮求之意覽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辭入閣疏

原任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行取臣沈一貫謹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恩命以重政本以安愚分事臣養病守制服闋在籍今年正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起南京禮部尚書四月十七日改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正史副總裁起家再遷大濫涯分方具疏辭免續接邸報節奉 聖旨沈一貫著兼東閣

大學士在內閣與同王錫爵等辦事欽此欽遵到臣殊恩洊加道路駭視實難冒處覼縷上陳竊念臣性資慵陋才術迂疎偶以書生章句之學誤蒙 先帝作養官之詞林繼蒙 皇上簡拔置之講幄由此侍燕閒承恩賚者十有餘年謹奉責難陳善之訓夙夜兢兢而學無本源不過牽綴往說復習舊聞曾微鮮顧之功豈有沃心之益其間周歷坊局詹翰等衙門左右吏禮二部典司教習纂裁之事禮樂銓衡之司又皆

碌碌因人悠悠寄坐靡所建豎有忝生平每謂
朝廷若綜覈名實大獎群僚如臣不才所宜首
黜雖天幸不至斥逐豈可不自揣度早引避乎
故當丁亥京察既竣之時乞身省侍盡自附于
量力之義耳五載庭闈三年苫塊祇祈耕田鑿
井歌誦太平以茍延其多病之軀無他望矣不
謂甫及禫除再叨起召拔于稠衆人中徵于數
千里外而寄以輔弼極重之任孤蹤去國久違
日月之光野性宜山永絶風雲之想未審何自

而辱記存豈非　聖心至厚不忘簪履之遺
聖學日新猶念旃幃之舊故雖疏逖被此隆施
天地高厚豈足喻深恩父毋顧復豈堪比知遇
臣不勝感激至于涕零然亦不勝震駭至于股
栗矣恩愈大則報愈難榮愈加則憂愈厚他官
不稱妨廢有數如閣臣之職看詳題奏評駁文
章參預機宜典司政本仰贊　聖德俯儀百僚
寄國安危為時輕重臣居常旁觀為人難之豈
今綵及敢以為易耶况事尚憂難舉不敢苟承

此天下第一難舉之職宜用天下第一殊流人臣何人斯而敢冒此夫形之所拘雖尺寸不可展力之所局雖銖兩不能加使駑駕車駑固僨傷車亦凌震自知不稱而受之以至僨事者誤也知其不稱而使之以至失人者亦誤也事惟求當反汗何嫌伏願收回成命容照舊在籍養病別遴大賢以充斯選則美錦不壞于學製之人良璞不傷于拙工之手於臣則容僨之仁優于甄收掩其素短全其晚節恩更萬也萬曆二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差義男沈安
投通政司上十五日奉
聖旨卿性行端恪學識淵醇　政本重地特茲簡任
宜上緊赴召殫竭忠猷以贊　化理不允辭吏部知
道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草成將上得罷封貢之命而止）

奏為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　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幾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頻辱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為國家安危大幾所係欲默不忍輒此疏聞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弔以為今日何為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

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
即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虻之着體驅之
已矣獨自嘉靖壬子来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
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直入腹裡淮揚徽太杭嘉
金衢之間至窺南京裂國家幅幀之半而焚掠
之所在為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
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　祖宗在天之
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
謂宇宙以来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

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来不知吾土虚實所以禍少自永樂来有貢貢輒數来則限以十年一貢又不遵約或數年一来渉吾土若故郷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寳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黠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為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歳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為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

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以為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蝕之食心而不覺此見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恝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為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剚刃以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

下講求沿海數千里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是正理客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譙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安所恃兵部哉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户之間雖失無大

患衆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来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况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為亂四十年来民與倭絶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草莽之戎且伏危矣危矣從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

也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端恐移之社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裔郡王土也為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知者不為也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當念之矣

當念之矣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輙為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摇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于境外不當延之于閫内曾不是思而聽一浮浪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决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聞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畢群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隱其

議以為萬萬無許理即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耳而國家業待之久矣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　高皇帝之待倭亦止此矣況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將士日索倭而奏功何憂其来若放析就緒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啟無窮患愚人知其不可也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并詔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毋以私諾誤公計毋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于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

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